



高名凯译文集

11

古物陈列室

《竞争》二部曲之二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VE GROUP | Straits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 高名凯译文集

---

11

古物陈列室

《竞争》二部曲之二

(法)巴尔扎克 著



## 献 给

### 《土耳其帝国史》著者奥地利王室参赞汉穆 尔—蒲尔格斯托尔男爵先生

亲爱的男爵：

您对我这冗长而广阔的十九世纪法兰西风俗史有这样强烈的兴趣，您曾经这样的鼓励过我，您简直是给我权利来把您的名字附在这部历史的一个片段之上。您不是精细而勤学的德意志的一个最为认真的代表吗？您的赞誉不是可以引起其他的嘉许而保护我的功业吗？我是这样的因此而骄傲，我甚至于努力想用您在您的研究和您那可以给文学界建立纪念碑的探讨中所有的勇气来继续我的工作，因而能够受您的称颂而无愧。您所认识而应用在最为显著的东方社会的研究上的苦工，您对这种苦工的同情常常支持我的勤劳，让我去探究我们近代社会的细节。您，您这可以比拟我们的拉方登的天真的作家，您知道了这情形，不是要快乐吗？

亲爱的男爵，我希望我对您和大著的尊敬的表证能够在铎布林找到您，我希望您的一个最为诚实的崇拜者和朋友能够在那里回忆到您和您的家庭。

得·巴尔扎克

# 目 录

一、两个沙龙 .....	1
二、恶性的教育 .....	22
三、初入人世 .....	44
四、美丽的莫夫利额士夫人 .....	62
五、齐斯纳尔救援德斯格里昂 .....	92
六、外省的法院 .....	110
七、预审推事 .....	124
八、法律的争斗 .....	130
九、门户不当的婚姻 .....	148



## 一 两个沙龙

法兰西一个不重要的行政区里，城市中心的一条街道的角落上，有一所房子；不过，我们应当在这里把这座城市和这条街道的名字隐了起来。每一个人都会了解这不得不加以谨慎的聪明的动机。一位作家在叙述同时的事故时往往是触到了许多创伤！……这所房子叫做德斯格里昂公馆；但是我们应当记住德斯格里昂这个名字不过是虚构的而已，并不比喜剧中的柏尔发尔、福罗里古尔、德尔维尔，小说中的阿达尔柏尔或蒙布勒斯更近于事实。总之，主要人物的姓名也都要给他们换上。这里，作者要搜集许多矛盾的事情，错误的历数，而在一堆不像真实的无稽事物之下隐蔽事实。但是，无论他如何的掩饰，事实总要永远的显露，正如一棵没有彻底拔除的葡萄树还要在耕耘过的葡萄田中长出许多有生气的细芽一般。

德斯格里昂公馆其实只是一个名叫卡罗尔·查礼—马利—维克多尔—安几的老绅士所居住的房子；绅士就是德斯格里昂侯爵，也就是格里昂侯爵，如果依据古代的衔头来称呼他的话。城里的商人和中产阶级都用讥刺的口吻管这住宅叫做“公馆”，所以二十年来，大部分的居民终于也严肃的用德斯格里昂公馆这名称来指示侯爵的房子。



卡罗尔这家姓（迪埃利兄弟会把他写作迦罗尔）是当年一位南下征服高尔民族的北方民族的强有力的领袖的光荣的姓氏。卡罗尔家从来没有在国王、教会或财政之前低头屈服过。从前，他们曾经奉命防卫过法兰西的马尔赤，他们的衔头同时是责任，又是荣誉，不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假衔头；德斯格里昂采地总是他们的产业。外省的真正的贵族，两百年来被宫廷所忘却，然而却是纯粹不杂的，却是各阶级的君主，却是神明一般的受到本地人民的敬重，好像治疗牙病的圣母一般，这个家庭之保存在外省的僻处就好像凯撒的桥梁焦木桩之保存在河流的深处一般。一千三百年之中，这家族的姑娘多半都是没有嫁资的出嫁，或是到修道院去当修女；这家庭的幼房后裔总是接受他们的母系的世袭，有的当了兵，有的当主教，有的和宫廷联婚。一位德斯格里昂家的幼房后裔当了海军上将，封为公爵和世卿，而没有后嗣的死去长房的领袖德斯格里昂侯爵从来没有想过要接受公爵的衔头。

“我要保持德斯格里昂的侯爵领地，就好像国王要保持法兰西的国家一样”。他对吕英元帅说。那时候，元帅在他眼中只是一个非常渺小的同伴。

请您注意，在乱世的时候，颇有不少断头的德斯格里昂。这高贵而骄傲的纯粹的血统一直保存到一七八九年。现今的德斯格里昂侯爵并不迁移，他得防卫他的马尔赤。乡下人对于他的敬重使他能够在断头台上留下他的头颅；但是短裤党的仇恨是相当剧烈的，使他不得不藏匿了起来，让人以为他是迁移了。在民众主权的名义之下，地方上的人并不尊重德斯格里昂的土地；森林被政府售卖了，虽然侯爵个人曾经声明过自己的产权。那时候，侯爵正好四十岁。侯爵的妹妹德斯格里昂小姐那时候尚未成年，她以家中年青总管为媒介保全了一部分的采地；总管以女主顾的名义请求预先瓜分遗产：共和政府的清算就拨给她别宫和一些农场。



忠实的齐斯纳尔不得不用自己的名义拿侯爵所给他的金钱去买回他的主人所特有的一些部分，例如教堂，教士的住宅和别宫的花园。

迟缓而快速的恐怖时代的流年算是过去了，曾经博得本乡敬爱的德斯格里昂侯爵要和他的妹妹德斯格里昂小姐一同回到别宫来居住，因而能够整理他的前任总管（现任法律公证人）齐斯纳尔给他救护的产业。但是，不幸得很！劫后空无所有的别宫在这个失去一切有用的权利，森林被分割，只能够从残存的土地中收到九千佛郎的业主看来，不是太空虚，太费钱的吗？

一八〇〇年十月，法律公证人带领侯爵回到旧日的封建的别宫里来。他看见侯爵一动也不动的愣在天井的中央，填平的水沟的前面，瞧着他那削得和屋瓦一般高的护楼，不禁生出一道深远的伤感。这位弗兰克人<sup>①</sup>冷静的轮流的看着天空，又看着当日的高特式塔楼的美丽的验风机所在的地方，好像要问上帝这社会的变迁的原因似的。只有齐斯纳尔一个人懂得侯爵的苦痛，那时候侯爵叫做卡罗尔公民。这位伟大的德斯格里昂一声不响的愣住了好久，他从空气中吸入了祖产的气味，而吐出了几口最为悲哀的叹息。

“齐斯纳尔，”他说，“让这些纷乱过去了之后，我们可以再回到这里来；但是，除非平定了之外，我不会到这里来居住，因为他们不许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徽章。”

他指着别宫，转过身来，重新骑上马，送着坐法律公证人的破旧的柳木车来的他的妹妹走。在城里，德斯格里昂公馆不存在了。这高贵的永恒已经被人拆毁了，在他的地基上已经盖上了两所制造厂。齐斯纳尔律师用侯爵所有的最后一包金路易去购买广场角上的一所旧房子，这房子有尖形的屋影，有验风机，有塔楼，

---

① 于第五世纪侵略高尔民族的日耳曼人，侯爵是弗兰克人。



有鸽笼，这里是当初的贵族的法院，后来的初级民刑审判厅，是属于德斯格里昂侯爵的。花了五百金路易，购得国家财产的人也把老旧的大厦送还给合法的业主。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人家就管这所房子叫做德斯格里昂公馆，一半是嘲笑的口吻，一半是严肃的称呼。

一八〇〇年，一部分被迫迁移的贵族回到法兰西来了：在厄运的簿册上除去姓名是相当容易的。第一批回到城里来的贵族之中有一个诺瓦斯特男爵和他的女儿：他们都穷了。德斯格里昂先生宽厚的给他让出一个避难所，而两个月之后男爵也就在这里悲愁的死去。诺瓦斯特小姐年纪二十二岁。诺瓦斯特一家有最纯粹的贵族的血统，德斯格里昂侯爵娶了她，希望能够继续他的家统，然而她却在生产期间死于庸医之手，非常侥幸给德斯格里昂家留下一个儿子。可怜的老年人（虽然那时候侯爵只有五十三岁，生活的颠沛和焦心的苦痛每年都给他不只十二个月的时日），这位老年人就这样的失去了晚年的欢乐，看着人类最美丽的一个女郎，一个恢复十六世纪的女人的温存（现在只可加以想象）的贵妇与世长辞了。他受到了一个可以回响在生命的一切时刻上的打击。站在床前几分钟之后，他就吻着好像圣女一般叉着双手，躺在床上的他的妻子；他取出了他的表，打毁了表轮，把他挂在壁炉上。这时候正好是午前十一点。

“德斯格里昂小姐，让我们祈祷不再叫这时刻给我们这一家带来不幸。我伯伯主教先生是这时刻被杀的，我父亲也是这时刻去世的……”

他跪在床边，把头靠在床上，他的妹妹也学着他。一会儿之后，他们俩又爬了起来：德斯格里昂小姐满脸流泪，老侯爵用干涸的眼睛瞧着孩子，卧室和死者。在弗兰克人的固执的秉性之上他又加上了基督徒的毅勇。





这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一世纪的第二年。德斯格里昂小姐年纪二十七岁；她是美丽的。一位生在本地的暴发户，富有六千厄古年收的共和政府的军粮商人居然能够在克服许多困难之后叫齐斯纳尔律师对德斯格里昂小姐谈到他的婚事。兄妹两个人都一样大胆的发怒。齐斯纳尔颇为失望，因为他让古瓦西埃先生败坏了。自这一天起，他不能够再从德斯格里昂侯爵的言行里找到可以变为友谊的爱抚的恩情。从此之后，侯爵就用报恩的方式来对待他。这种高尚而真实的报恩使法律公证人生出了永远的苦痛。他是一个良心高卓的人，在他看来报恩是一种庞大的付给，他宁可要可以产生调和思想灵魂的契合的温和而平等的情意。齐斯纳尔律师已经尝味过这种光荣的友谊的快乐；侯爵已经把他抬到和他同样的高。在这位高级的贵族看来，这位好好先生的地位是在孩子之下仆从之上的，他是一位自发的尽忠的家仆，用一切的心灵的联系而归附于主人的奴隶。人家不再跟法律公证人一块儿打算，虽然总用不断的真情的交换来补偿。在侯爵眼里，齐斯纳尔的法律公证人的身份是毫无意义的，他觉得他的仆人不过是打扮成一个法律公证人的样子而已。在齐斯纳尔眼里，侯爵是永远属于神圣种族的一个人；他相信贵族，毫无愧色的回忆到他的父亲曾经开着客厅的门，说道：“侯爵大人，预备好啦。”他并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自私而忠实于这贵族的家庭，他把自己看做就是这家庭的一分子。他的悲哀是深远的。他居然敢于对侯爵说到自己的错误，虽然侯爵防卫他：

“齐斯纳尔，”老贵族用沉重的声调回答他说，“在国家混乱之前，你不会说出这些荒谬的建议。新的规律到底是些什么呢！他就这样的把你弄毁了！”

齐斯纳尔律师是全城所信任的人，他颇为人所重视；他的诚实，他的财富使他变成重要的；从此之后，他对古瓦西埃先生就



有一种决定的厌恶了。虽然法律公证人不是喜欢抱怨的人，他却使他的逆意适合于许多的家庭。古瓦西埃先生是个怀恨而能够二十年蓄意报仇的人，他为法律公证人和德斯格里昂家心里怀了一个隐蔽的重大的仇恨，正如外省里所常遇到的一样。这拒绝使他在外省人的眼里失去了他的地位，他是来和这些外省人居住在一起，而要统治他们的。这是一幕真实的惨剧，他的效果立刻就可以让人感觉出来。古瓦西埃又被一位老小姐拒绝了，他曾失望的追求过她。所以，他最初所有的野心的计划就在德斯格里昂小姐的拒绝之下遭到第一次的失败（他和小姐的结婚可以使他走进外省的圣日耳曼镇），第二次所遭的拒绝使他大失声望，他甚至于不容易维持他在城里第二个社会之中的地位。

一八〇五年，本地一个最古的家庭的长房后裔骆慈一居昂先生（这一家从前会与德斯格里昂家联亲）托齐斯纳尔律师向德斯格里昂小姐求婚，德斯格里昂·玛利—阿尔孟德—克礼尔小姐拒绝听法律公证人说话。

“您应当得想到我已经是一位母亲了，亲爱的齐斯纳尔，”她一边对他说，一边把她的侄儿放在摇篮里安睡。侄儿是年纪五岁的美丽的婴儿。

老侯爵站了起来，走到妹妹的跟前，妹妹正好从摇篮那一边走了回来；他恭敬的吻着她的手；然后，一边重新坐了下来，一边找出话对她说：

“您是一位德斯格里昂家的小姐，我的妹妹。”

高贵的小姐发抖而哭泣了。侯爵的父亲德斯格里昂先生晚年的时候曾经娶过路易十四时代封爵的一位司捐的少女为妻。家里的人都认为这结缡是门户不相当的可怕的婚姻，然而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只生有一个女儿。阿尔孟德知道这个。虽然她的哥哥对她非常好，可是他总把她看做外人，而这句话也正好给她说出了



合法的地位。但是，她的回答不是这样可敬的显示出十一年来她所有的高贵的行为吗？因为自从成年以来，她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最为纯洁的忠实的记号。她对她的哥哥有一种崇拜的情意。

“我要一辈子当德斯格里昂小姐，”她直截了当的对法律公证人说。

“您不能够有比这更好的衔头，”齐斯纳尔回答说，他以为是称赞她。

可怜的女郎脸部发红了。

“你说了傻话，齐斯纳尔，”老侯爵答辩说，他一方面颇为老家仆的话所逢迎，一方面却因为这句话对于妹妹所生的悲哀而觉得苦痛。“一位德斯格里昂小姐可以嫁给一位孟莫莲西：我们的血统没有他们的血统那样的混杂。德斯格里昂家的徽章是黄底而带两条红色斜线的。九百年来，这徽章从没有任何的改变过，和第一天的式样一模一样。从那时候起，我们的徽章格言就是这是属于我们的，这是斐烈腓—奥古斯督的争斗时所得到的，同时也得到了骑士的徽章，右边是黄色，左边是红色的狮子。”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遇过像德斯格里昂小姐这样能够引起我的幻想的女郎，”布郎德说，和其他的事物相比较，近代文学最应当感谢他的这篇叙述。“说句真话，那时候，我是非常年青的，我是一个孩子，也许她所给我留下的记忆之所以能够有鲜艳的色调就是因为有这种引导我们到异常的事物上面去的禀赋。当我在公共运动场和其他的孩子一块儿玩耍，看见她远远的带着她的侄儿维克杜尼恩来的时候，我就发出一种可以支持电流在死人身上所产生的感觉的情感。无论我如何的年青，我总觉得我赋有一种新的生命。阿尔孟德小姐有一种略带褐色的金栗发，她的双颊盖有一层非常精致的纤毛，反射出银色的回光，我特别喜欢站在对面来看她那被阳光照耀的侧面形，我也就让我自己来对这一



双碧玉一般的美眸发出痴想，这是一对深思的眼睛，当它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全身就不觉发起烧来。我装着在她跟前打滚，玩耍，但是我却想法子来到她那娇嫩的脚前，靠近来欣赏。她那白软的颜色，她那雅致的脸纹，她那洁净的额痕，她那潇洒的纤腰这样的使我惊讶，我甚至于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嫩腰的风韵，她的额头的美丽，她的完全的鸡蛋脸。正如我这年龄所要求的一样，我钦慕她，而不大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当我的尖刺的眼光勾引起她的秋波，而听见她用悦耳的声调（我觉得她的声音比任何其他的声音都有更大的音量）对我说：‘小东西，你干什么？你为什么瞧我呀？’的时候，我就走来，我就缩成一团，我就咬着我的指头，我就涨红着脸，对她说：‘我不知道。’如果偶然间她用她的白手探摸我的头发而问我多少年纪的话，我就跑开，回答她说：‘十一岁！’如果我念读《一千零一夜》而看见一个王后或是一位仙女出现在我面前的话，我就把德斯格里昂小姐的脸纹和步伐附在她们的身上。当我的画师叫我摹仿古代的头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头像是和德斯格里昂小姐一样的装束。随后，当这些疯狂的妄想一个一个的消失的时候，这位运动场上的男子们都忙着给她恭敬的让出地方，一直看着她那飘荡的棕色长袍在他们的眼里失去影像的时刻为止的阿尔孟德小姐，她就好像一个典型一般的空泛的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她那雅致的圆状的身躯有的时候因为风吹而生隆起，虽然有她那长厚的袍衫，我也能够重新找出她的形状，这些形状就回到我的年青的美梦里来。再后，当我沉着的思索一些人类思想的神秘的时候，我相信我曾回想到我的尊敬的态度都是我对德斯格里昂小姐的脸孔和她的举止所表达的情感给我感应的。这内中狂热的脑袋之令人敬服的安宁，这动作的庄严，这神圣的尽责，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动，使我自勉。孩子们要比一般人所相信的更为容易被看不见的思念的力量所侵略：他们



从来不跟真正有威严的人物开玩笑，他们受诚挚的温存的触动，他们受美丽的吸引，因为他们是美丽的，因为在同一性质的事物之中存在有神秘的联系。德斯格里昂小姐是我的一种宗教。现在，当我那疯狂的幻想爬上一所中古时代的贵族宅第的螺旋形楼梯的时候，我总把阿尔孟德小姐描绘在那里，作为封建时代的女神。当我念读古代的历史时，她就在著名女郎的面目之下出现在我的眼前：她忽而是阿格妮斯，忽而是杜赤·玛利，忽而是葛布里埃尔；我把她心中所消熄而从来没有表示过的爱情借给她。童年时代的朦胧的幻想中所瞥见的这个天姿。现在却回到我的梦境的烟云之中来了。”

请您记起这个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很确切的描写。德斯格里昂小姐是这篇故事中一个最含有教训的意义的人物：她可以教训您没有理性的道德尽管是最纯洁的，也会生出有害的结果。

一八〇四至一八〇五年之间，三分之二的被迫迁移的贵族都回到法兰西来，而德斯格里昂侯爵所居住的外省的贵族也差不多全数重新种植在祖传的土地之中。一部分的绅士当了差，有的在拿破仑的军队中劳役，有的在他的宫廷内服务；其他的贵族则和某些暴发户联姻。一切参加帝政运动的人都重新建立起他们的幸运，用皇帝的宽仁重新找到他们的财产；他们之中有很多的人都留居在巴黎，但是其中却有八九个贵族的家庭依然忠实于被废除的贵族制度和他们对于灭亡的君主政体的思想：例如骆慈一居昂家，诺瓦斯特家，维尔纳尔家，卡特兰家，特瓦维尔家等等，有的穷，有的富；可是金钱的多少并不算什么；古色古香，种族的保存，这才是这些家庭的一切，正如在一个古董收集家看来，勋章的重量和其中的文字跟人头肖像的雪白干洁或是模铸年代的古远比简直不算一回事似的。这些家庭推举德斯格里昂侯爵为领袖：他的家就变成了他们的文社。在那里，皇帝和国王只是波拿巴特



先生；在那里，君主是那时候在米都的路易十八；在那里，地区总永远是行省，行政区总永远是总管区。令人钦佩的行为，绅士的正直，德斯格里昂侯爵的勇敢使他赢得了诚恳的尊敬；同样的，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忠贞，他的见解的恒定不变也使他得到城里人对他的一般的敬重。这个令人钦佩的残墟却有一切被破坏的伟大事物的威严。他的武士道的风雅是大家所公认的，所以他曾好多次被控诉人拉来当唯一的仲裁。一切受过高等教育的属于皇家的人，甚至于当日的权贵本人，都对他的偏见和他本人的品格同样的满意。但是，大部分新社会的人物（就是复辟时自称为自由党的人们，他们的秘密的领袖就是古瓦西埃）却对这只有十全而无可垢病的绅士可以加入的贵族娱乐场加以嘲笑。他们的怨恨是和那些忠厚的人众，庄严的乡下绅士，高级的官吏之认德斯格里昂侯爵的客厅为唯一上流社会的沙龙同样的程度的。皇帝的侍从，区行政长官曾用种种的步骤，希望能够受这沙龙的接待：他把自己的妻子谦虚的送到这里来，他的妻子是一位葛兰地刘家的小姐。所以，这些被拒门外的人众就在怀恨这外省的小圣日耳曼镇之下给德斯格里昂侯爵的客厅起了一个雅号，叫做古物陈列室，他们管侯爵叫做卡罗尔先生，税务局长也往往在知照纳税的公文上加了这个括符：（前此的格里昂家）。这种老式称呼的写法是一种戏弄，因为德斯格里昂的写法是占优点的。

“至于我，”布郎德·爱弥儿说，“如果我要搜集我的童年的回忆的话，我得承认‘古物陈列室’这句话总是使我失笑的，虽然我对阿尔孟德小姐颇有尊敬之心，我应当说是爱慕之心。德斯格里昂公馆坐落在两条街的角上，这两条街是城中行人最多的街道，客厅的两扇窗户朝向一条街，另外的两扇窗户朝向另外一条街。市场的广场就在距离公馆五百步的地方。这客厅当时就好像是一只玻璃龙，城里来往的人没有不给他投上一道眼色的。在我这个



十一岁的小孩子看来，这间房子总好像是一种稀世的古董。后来富人家想到他的时候，这些古董总是存在于实物和虚幻的边境之上，而不能知道到底他是更近于这一边或是那一边。这客厅是当年的公堂，他是盖在一层有铁条通风眼的地窖上面的，这里是当年藏匿罪犯的地方，这时候却是侯爵的厨房。我不知道到底雕刻得这样好看的伟大瓮高的罗佛尔宫<sup>①</sup>的壁炉是不是比我第一次看见这客厅的庞大的壁炉还会使我惊叹。这壁炉盖砌得西瓜一般，上面是亨利三世的大骑马像（这一块公爵采地就是在这个国王的努力之下合并于王朝的），这塑像是圆形的雕刻，周围是镀金的框架。天花板是由栗树木的大梁组成的，这些大梁构成了里边饰有花卉图案形的车盖。这天花板的突出角是镀金的，但是这镀金好不容易才可以看得出来，墙上挂有佛兰德尔的刺绣，用六张框有金色酒神杖的图画来代表所罗门的审判<sup>②</sup>，框架上画有爱神和半神半羊的怪物。侯爵曾经叫工人给这客厅铺上地板。在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五之间所拍卖的别宫残物之中，法律公证人买到了路易十四时代的壁架，一套绣花的家具，几张桌子，一些挂钟，一些灯笼，一些多枝的烛台，这些物品冠冕堂皇的完成了这个和整个房屋不协调的庞大的客厅。侥幸得很，这客厅却有一个和楼层一样高的等待室，这是古时代的初审法院的大厅，可以通到改为饭厅的判决室。在这些古代的老旧的装饰品的第一道防线上转动着八个或是十个老寡妇，有的头发苍白，有的枯燥漆黑得和木乃伊一般；这几个是坚硬的，那几个是弯曲的，大家都穿着马衣，和时髦的服装相反，这些马衣多少都带有奇怪的形状；满盖灰尘的头部散

---

① Louvre，即法国当年的王宫，现在的罗佛尔宫博物院是世界数一数二的陈列馆。

② 《圣经》中的故事。



着髻缩的发环，她们的头巾都是蛋壳形的，她们的花边都是赭色的。最为滑稽或是最为严肃的图画都没有画到这些妇女的离题的诗章。当我遇到一位生有一副可以让我回想起这些女人的脸纹的面貌和服装的老太太时，这些妇女马上就重新活显在我的梦中，或是爬进了我的记忆。但是，无论我的颠沛如何使我领教不幸的秘密，无论我如何了解人类的一切的情绪，尤其是眼色和老年，我却从来没有在临死的人或是活着的人身上再找到任何某些灰色的眼睛所有的灰白的颜色，某些黑色的眼睛所有的骇人的活跃的色调。总之，无论是马杜林也好，是霍夫曼也好，这两个这时代最为凶恶的幻想也不会给我产生比这些雕鸟一般的躯体的自发的动作所给我产生的更为可怕的感觉。戏子的脂粉一点儿也不会使我惊异，我曾在那里看见过经年不褪的脂粉，天生的脂粉，我的一位至少和我一样顽皮的游伴这样的说。那里是些扁平而被皱纹挖陷的脸孔，就好像是德意志制的加刻的胡桃钳子头一般。我看见在铺地的石板上走着许多肿胀的躯体，许多结连不当的四肢（我从来没有想过来解释这四肢的组织和结构），许多四方形而非非常特异的颞骨，许多过大的骨块，许多丰满的臂部。当这些妇人走来走去的时候，她们并没有让人觉得她们没有打牌时的死板不动的形状那样的奇怪。客厅里的男人们都显出灰黑的颜色，好像是褪了色的地毯似的，他们的生活受到无常的打击；但是他们的服装却非常接近当时所用的服装；不过他们的白头发，他们的枯萎的脸孔，他们那生蜡一般的颜色，他们的衰老的额头，他们的苍白的眼睛都使他们和那些破坏服装的实在性的妇女们有个类似的地方。我总有把握找到这些人物毫无改变的在同一的时刻围在桌边或是坐在椅上，这使我的眼睛看来是个我也不知道的什么舞台上的，仪仗式的，超自然的景象。后来，我从没有在巴黎，在伦敦，在维也纳，在即兴走进著名的什物贮藏库（在这里，年老





的守卫会给您指示过去时代的繁华)而不把这古物陈列室的人物移居在其中。我们这些八岁到十岁的小学生,我们常常互相约定去看这玻璃穹下的稀世的古董,当做一种娱乐。但是,我一看到这甘美的阿尔孟德小姐,我就立刻发起抖来,然后我也就妒忌的钦慕着这位文雅的孩子维克杜尼恩,我们大家都预先觉得他的本性要比我们超卓。这位年青而活泼的孩子之突然来到这墓地一般的客厅里,不知道是用哪一种奇异的性质打击了我们。我们并没有正确的分析我们的思想,却觉得在这骄傲的宫廷之前只是渺小的中产阶级。”

打倒拿破仑的一八一三年和一八一四年的惨剧使这古物陈列室的客人们得到生命,尤其使他们觉得有重新找到当年的重要性的希望;但是,一八一五年外国军队之占领法兰西和继来之来的政府的变动使布郎德所维妙描写的这些人物的希望一直延期到德卡斯先生的失败时为止。所以这篇故事所述的实情只是发生于一八二二年的事情。

一八二二那一年,无论复辟给被迫移殖的贵族带来多少的利益,德斯格里昂侯爵的财产却并没有增加。在一切受过革命律法的打击的贵族之中,没有一个人再受到虐待。一七八九年之前,他们的收入大部分是来自公产的权益,正如几个大家庭的情形,这种公产的权益是由他们的努力零卖封地而增加他们所得到的买地税<sup>①</sup>而来的。实行这种制度的家庭都算是毁灭了,他们不能够再回来,路易十八想要给被迫移殖的贵族恢复尚未售卖的产业的命令不能够使他们得到任何的好处,而后来的赔偿法也不能够给他们多少的补偿。每一个人知道他们所有的被废除的权利都在领

---

① 依据法国封建时代的法律,买到封地的人必得给封地所在的贵族纳一种税。